

◇ 那人那事

## 纳西汉子与他的幸福银手镯

[南通]顾亚红

这个来自小凉山深处的纳西汉子,有点意思!前一秒才介绍说自己1977年生人,后一秒就非得让我们这个“花时间”丽江行的8人团称他为“小和”——他特别强调说,是和蔼的和,和谐的和,和平的和,和气的和。听说我们一家来自江苏南通,小和特别高兴:“我是宁蒗宁海民族中学的毕业生,我的老师都是南通海安来的!”

45岁的小和,活泼,且很会来事。短短半小时工夫,他竟能说得我们所有人的名字、职业、人物关系。显然,接团前,小和是做了一番功课的。这还算是啥,才半天,就听团里一对打算在丽江行结束后就为自己的婚姻画上句点的夫妇将小和当作了倾诉的对象!

小和黑、壮实,衣着不讲究,白色T恤搭黑色长裤,一条右裤腿,松松垮垮挽在了小腿肚。全身上下,唯一吸引人眼球的地方,是右手腕上戴着一只花纹细密精致的银手镯。等到相互熟悉到可以开玩笑,团友中有个调皮的小护士,指着小和的银手镯,说——男人戴手镯,女气!

都以为小和可能会生气。孰料,小和薄唇轻咧,扬起右臂,深情注视着银手镯,答,我觉得我很帅啊!这只银手镯,可是我的幸福法宝呢!

“生活在宁蒗的纳西女人,一生会拥有三只银手镯——十二岁时,父母

送一只。谈婚论嫁时,情郎送一只。儿女成年,还会再孝顺一只。那时,我家穷得叮当响,阿妹连只银手镯都没要,就嫁了我。我手上这只银手镯,是阿妹嫁给我吃苦受累好几年才攒足了钱买给我的。每次客人在车上睡觉,我也犯困,就瞥一眼银手镯,一想到阿妹在等我平安归来,我就又浑身来了劲。香港回归那年,阿妹给我生了个儿子,我们给儿子取名叫回圆,小子争气着呢,上的是宁海民族中学,也是海安老师教的,学习成绩比我好多了,高考分数考得高,本来可以去外省读更好的大学,但小子说去外省读书费用太高,就选择了云南大学啦!”小和幸福地叹口气,“就是总觉得亏了孩子!”

说话间,一群山里娃背着书包,齐刷刷冲着我们的车行礼。小和减速,停车,让孩子们过马路:“大山里走出的娃,懂得感恩!疫情以来,因为接待不了游客,找不了钱,家家日子不好过。你们的到来,激活了当地的经济,这群山里娃才有了接受更好教育的机会。我也代表纳西族人感谢你们的到来!”

小和开的小客车,是响应政府的扶贫号召贷款买来的。开了五六年了,有些破。团友中有个娇滴滴的小姑娘直嚷座椅太硬,硌得腰背酸疼,遂缠着男友,去租个车,租了一辆豪车,离团自驾游去了。那日,小和不止一次地感慨:“押金就交了3万啊!每天租金就是1000块啊!太浪费了!”

小护士偷偷地给我们发微信:“小和的车确实坐着很不舒服,要不,我们与旅行社交涉,换辆车?”

旅行社答应第二天就想办法给我们换车。问题是,换车的同时,也必须换人。就这样,小和被“炒”了。被炒掉的小和,情绪很是低落了一阵。但这个纳西汉子很快就调整好了状态,

不能影响客人的好心情啊!那日,去大理,原本的路线是不经过苍山洱海的,但小和特地绕道,满足了我们“哪怕就在车里看一眼苍山洱海”的愿望。

从南诏古国的文化核心崇圣寺三塔出来,也就到了与小和说“来多多(纳西语,意为再见)”的时候了。这个始终想着要带给周围的人快乐的纳西汉子,转动着右手腕上象征着幸福的银手镯,大声与我们告别:“来多多!下次来云南,记得还找我!相信我,到那时,我一定会换一辆让你们满意的好车,带你们去看看小凉山,看看泸沽湖!”

◇ 似水流年

## 父亲的浪漫

[南京]仇士鹏

春耕,是缄默寡言的农家人对土地的一次盛大的抒情。

水田上,白鹭三三两两地立着,举着经冬未消的白雪,迈着细长的腿,在田野里谛听着春天的脉动。燕子剪开了柳叶,衔着从南国带回的春天的消息在天地间盘旋。村庄静卧在一片水墨色的流云下,它还没从严寒的僵硬中缓过来,半梦半醒地睁着眼睛。风中,春寒犹在,却有着晨光的味道,拂过父亲每一次的呼吸,在水田里划开道道涟漪。

“走,下田去。”父亲抖了抖牛绳,招呼着老伙计,共赴这场与春天的约会。

牵着牛,扛着犁铧,父亲像是一个举起笔的诗人,把灵感提在笔尖,准备在大地上泼墨。走进水田,走进大地酝酿已久的深情。空荡了一个冬天的双手把犁紧紧握住,沉重而充实的手

感让父亲的心踏实了不少。

随着风一声清亮的欢呼,等待已久的耕耘终于从名词变成了一个动词。宣泄,挥霍,怀着激动的心情一鼓作气,就像一阵浩荡的长风,直欲为整片田地都写下春天崭新的定义。犁铧写下的诗行,入木三分,用铺陈、起伏的排比尽情吟咏春天,当波浪涌动的时候,一声声惊叹便从大地上次第生长了出来。

牛打着响鼻,父亲把鞭子的力度全留在了半空,只将声声催促送到牛的耳旁。十年了,这头牛和我一起长大,已经成了家中一道有力的笔画。不会说话的它,便用一垄垄的土地交出了它的回答。蹄子下,泥土向后跃动,又被父亲踩碎——就像是踩碎过去一年的苦涩与辛劳,让它们更适宜新生的故事生长、冲破,一年比一年丰茂。

“知道时节的雨就是好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亲不会背什么唐诗三百首,但却始终记得关于雨的诗行,“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当春雨如约而至的时候,父亲便会点着烟,坐在窗户旁,静静地听着它的呢喃絮语,听着这一年的生活淅淅沥沥逐渐抽芽的声音。

或许,相比我,父亲更懂得春天的浪漫吧。



扫描二维码,敬请关注本报专刊公众微信号“B座西窗”,也可在微信“添加朋友”中“查找公众号”,搜索“B座西窗”或微信号“bzuoxichuang”。

扬子鉴藏

爱生活·爱艺术



关注《扬子鉴藏》微信号  
与艺术完美邂逅

扬子晚报

